



岁月悠悠

那些在草房子里生根发芽的梦想,最终都长成了撑起一个时代的森林。

草房子学校

□吴枝

我的小学一二年级,是在生产队的教学点度过的,那是一座会走路的“草房子学校”。它没有名字,不曾有过围墙,却为我圈定了最初的知识原野。

那时的生产队,竟寻不出一间瓦房。泥土夯实的墙,秋枯的茅草苦顶,便是全部的风景。新屋罕有,多是岁月浸透的老房。屋顶的茅草经年累月,黑黢黢的,仿佛一阵风吹过就会簌簌落下;土墙常常歪斜着身子,裂开一道道能塞进孩童好奇目光的缝隙。即便这般,草房子也难得空置。四个学期里,我们的教学点竟搬迁了四次。

周先生是生产队的老师,刚从公社高中毕业,面庞还带着青涩的朝气,眼神里却住着沉稳的光。因他在家排行老二,名字里有个“和”字,大人们都唤他“二和先”,而我们这些学生,始终恭恭敬敬地叫他“周先生”。这声称呼里,藏着乡村对知识最本真的敬重。

教学点的学费一学期只要五角钱。第一学期课堂设在生产队仓库的外间,第二学期搬到了小靠山家的新房——那与我家的屋角仅仅相隔一条小路。他家原本有两间低矮的草房,后来又在西侧续盖了两间,一律坐北朝南。东间有门,西间有窗,窗棂是用杨树棍简单支起来的。两间房共用一道脊梁,他家的床榻与农具贴西墙堆放,空出来的东间便成了我们的学堂。10多个一年级孩子挤在前两排,4个二年级的学长坐在最后。泥土的土台就是课桌,连一张报纸都不曾铺过。一堂课下来,每个人的袖口都染满了大地的颜色。下课时分,阳光从门窗斜射进来,周先生便像赶一群欢快的小猪,把嘻嘻哈哈的我们统统“轰”到外面去。

二年级第一学期,课堂迁至小左成家的两间草房。屋子坐南朝北,整日昏昏沉沉,南墙上只有一扇小窗。朝里望去是望不穿的黑,我们都不敢往里张望。听说那里原是他爷爷奶奶的住房,有着比我们父辈还要年长的故事。这一次,我们终于告别了泥台——换成了长条板凳,一张凳上要挨挨挤挤地坐上好几个孩子,身体相偎,呼吸相闻。

教学点只教语文和算术,没有音体美。可我们的童年何曾缺少色彩?周先生下课的哨子声一响,男生们摔跤、抽陀螺,女生们抓沙包、跳格子,欢笑声能撞开草房子的门扉。

那时候,谁要是拥有一本小人书,便是当之无愧的“富翁”。大家围坐在墙根,小脑袋挨着小脑袋,争看那一页页画满英雄与传奇的纸片,那专注的神情,比闻到肉香还要虔诚。记得同学小三碗带来一本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,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那句还配着木刻版的插图。我们看得入了迷,再回头看自己的课本——白纸黑字,素面朝天,心里顿时涌起难以言表的羡慕。

虽说一学期学费只要五角钱,可还是有人交不起。队里便给他们免了学费——实际上,我们中有不少人那两年读的是“免费学堂”。后来升入三年级,教学点撤并,周先生调到了大队小学,这座流动的“草房子学校”便完成了它的使命,永远停驻在时光深处。

多年以后,生产队拍卖队房,周先生竟买下的,正是我们最后一学期上课的那间西队房。我想,他大概也忘不了那座“草房子学校”——那里不仅藏着他最初的教书岁月,更安放着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故乡。那些在草房子里生根发芽的梦想,最终都长成了撑起一个时代的森林。

流年碎影

这些记忆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让我对西塘河充满眷恋与敬意。

记忆中的西塘河

□王其益

我的老家,静谧地坐落于一个被蜿蜒河流温柔环抱的小村落。在我老家的西侧,一条被我们亲切地称为西塘河的主干河流,它不仅是家乡的一道旖旎动人的风景线,更是我内心深处永恒的母亲河。

回溯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末的时光,西塘河俨然成为我们那片广袤土地的交通要道。彼时,乡与乡、村与村之间,唯有水路相连。西塘河,便自然而然地承载起连接外界的客流与物流的重任,成为客运与货运船只的必经之地。

那时的货运船只,大多依靠人力驱动,竹篙撑、木橹摇、纤夫拉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劳动画卷。偶尔,也能见到风帆船的踪迹,然而,风帆船在内河航道中航行颇为不便,遇到桥梁或是横跨河道的电线等障碍物时,还需先收起帆布、放倒桅杆,方能顺利通过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,货运船只才开始逐步装备上挂机驱动,运输效率才有所提升,为这片水乡带来了些许现代化的气息。

而客运输轮船,则是西塘河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这些轮船以柴油机为动力,驱动螺旋桨破浪前行,客运输轮船的轮机舱和乘客舱是各自独立的。乘客舱能容纳五六十人,最高时速可达到每小时十公里,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我的家在西塘河东岸,河西向南五百米的周家墩,便是客运输轮船的一个固定停靠站点。说是停靠站点,其实无任何设施,轮船都是直接靠在河堤边上,船工搬来一块小跳板搭在岸边,供乘客上下。轮船柴油机的“突突”声,成了我们家乡特有的旋律。每当听到这熟悉的声音,我们便知道,又有轮船即将靠岸,带来远方的消息与物品。由于轮船的柴油机消声器效果不佳,发出的“突突”声震耳欲聋,能传出好几公里远,同船的乘客之间说话要贴近对方的耳朵,并要调高音量。因此,我们老家的人戏称这种轮船为“突突子”,这个亲切而有趣的称呼,也成了我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。

尽管“突突子”外表朴素无华,内部设施也相对简陋,但它却十分准时。从建湖县城启航,到我家南面的周家墩站点,一般都在上午十点半左右,误差不会超过一刻钟。因此,每当听到“突突子”的声响,我们便开始准备淘米做饭,从不会耽误正常的午饭时间。这为没有钟表计时的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,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规律与节奏。

那时的西塘河,热闹非凡。南来北往的“突突子”和各种撑的、摇的、拉的运货船只络绎不绝,宛如一条条流动的彩带,在河面上翩翩起舞。河面上,船只穿梭往来,人声鼎沸;河岸边,人们忙碌奔波,热闹非凡。然而,随着乡乡通公路、村村路硬化的实现,交通运输逐步被陆路所取代。从老家到县城只需半小时的车程,而且班次频繁,方便快捷。老百姓的生活也日益富裕,有的买了拖拉机,有的买了三轮车,还有不少家庭购置了小汽车,为这片水乡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希望。

西塘河上的船只在逐渐消失,曾经繁忙的河面变得宁静而空旷,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我是喝着西塘河的水长大的,那清凉的河水,如同甘甜的乳汁,滋养着我成长。

我是从西塘河乘坐轮船走出家乡前往县城求学的。我清晰地记得,从老家坐轮船到县城需要经过几个码头、转过几个大弯。这些记忆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让我对西塘河充满眷恋与敬意。

西塘河,我心中的母亲河。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,也承载着我的成长与梦想。我时常在夜深人静时,想起那条流淌在心中的西塘河。她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,静静地守望着孩子们,无论我们身在何方,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。而我也将永远怀揣着对西塘河的深情与敬意,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,去追寻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生活滋味

愿我们,走过四季冬夏,笑看人间冷暖,感悟生命中最美好的风景、最深情的温柔。

一路生花

□李希锦

一早五点半,天还没亮透,健身打卡群里已经热闹起来。小芳发来和球友在操场上打羽毛球的照片,大芳也已在湖边绿道上骑行。用小芳的话说,动起来,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锻炼,一整天精神饱满。

小芳和大芳是姑嫂。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“芳”。嫂子大芳过门时,小姑子小芳才读初中。几年后,财会中专毕业的小芳心有不甘,渴望继续读书。可是,父母委婉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,女孩子中专毕业,在附近乡镇找份工作,过几年成家,在父母身边也有个照应,多好啊。这时,已经在南方省会城市打拼多年的嫂子站了出来,劝说长辈:“小姑子想继续读书的话,就让她读下去,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

于是,那年夏天,年仅二十岁的小芳,带着简单的行李,坐上前往南方的长途汽车。到了哥嫂家,第一件事就是去报亭买来报纸,查找学历教育板块,小芳报考了这座城市一所高校的自考班。几年后,小芳接连拿到大专和本科毕业证书,进入一家外企财务部,圆了自己的梦想。

若干年后,已经是高级会计师的小芳,向我吐露心声:“这辈子除了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,更要感谢嫂子当年伸出的援手,在我青春年少、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时候,给予我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。”谈到她敬重的嫂子,小芳滔滔不绝:“嫂子的勤劳干练,对生活的热爱,对人情世故的洞察,都深深影响了我。嫂子就是我的‘人生导师’。是的,她们俩互相欣赏,彼此照亮,对生活的理解高度同频,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。”

小芳有了幸福的小家庭,有两个娃,大宝今年高考,二宝才读小学二年级。小芳陪球友锻炼后,还要给老人小孩做早餐,然后赶七点钟的班车去单位。忙碌有序的她,脸上没有丝毫倦容,经常跟我分享带娃乐趣。

更出乎我意料的是,小芳养了一只猫,是那种名贵的宠物猫。那只猫我见过,时而慵懒地呼呼大睡,时而追着它的玩具上蹿下跳,身手敏捷,很是讨人喜欢。我又冒出疑问:“你可是职场女性,是我们的励志姐,怎么有这个闲心呢?”小芳笑着告诉我:“刚刚工作时,是没这个闲工夫的,人家养猫养狗,我还挺不屑的。其实,家里养一只可爱的猫,让爱人给猫喂水喂猫粮,可以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责任心。另外,我们在职场打拼,压力大,下班回到家撸猫,听轻音乐,非常解压。”

小芳在家里阳台上种植了不少花草,多肉、三角梅、栀子花……每次来到她家的阳台上,眼前花枝招展,花香弥漫,甚是养眼养心。我知道,在家里、在职场扮演多重角色的小芳,心里安放着一个明媚的春天,盛开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

每天,我们行色匆匆,奔走在城市与乡村,忙碌在柴米油盐中,也许略显疲惫,也许有阴有晴,热爱生活的人们,心情在朝霞流光、鸟鸣声声次第绽放。

“余生很短,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。”愿我们,走过四季冬夏,笑看人间冷暖,感悟生命中最美好的风景、最深情的温柔。

